

## 冬日暖阳

□王永港

昨夜一场风，几乎吹尽了树上的黄叶，只剩下几片坚强又倔强地立在枝头。

冬日的午后，阳光有点惨淡，仅存的一点温暖也让寒风吹得无影无踪。我裹了裹衣服，独自走在清冷的街头。思绪，也似乎被冻住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有的只是冬天的来临，寒冷的味道。

“卖菜来，刚下来的新鲜大白菜，小兄弟，买点白菜吧。”

一阵吆喝声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循着声音望去，一位老大爷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，一件破羊皮袄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沙哑着声音，正对着我吆喝着。

“小兄弟，看看这白菜，今天早上刚从地里拉来的，新鲜

着呢，买两颗吧！”

我看了看老大爷，又看了看车上的白菜，满满一车，几乎还没怎么卖。老大爷一边用粗糙的手抚摸着白菜，一边用祈求的眼神儿看着我。

看着老大爷饱经风霜的面孔，忽然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。父亲也是一位菜农，背井离乡在外二十多年，种了二十多年菜，卖了二十多年菜，或许现在，父亲也正蜷缩在某个街头，正在吆喝着卖菜。记得以前学生时代，每年的暑假，我都要回去帮父亲卖菜。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就出发了，为了赶早市，饭都顾不上吃。早市结束后，剩下的菜就只能走村串巷地吆喝了。“卖菜来，新鲜的蔬菜，茄子辣椒西红柿，韭菜黄瓜大葱来。”父亲

边走边吆喝着，那苍老而又略带沙哑的声音，回荡在空寂而又无人的巷子里，和着热辣辣的阳光，显得沉闷而空洞。如今父亲也接近七十了，今年暑假回去，看到父亲头上又添了许多白发，腰腿疼痛得厉害，更显得苍老了。

“叔叔，你就买两颗白菜吧。”

一声稚嫩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一个小男孩，站在老大爷的身旁，胖乎乎的小脸蛋，冻得红彤彤的，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，正盯着我。

“好哩，大爷，给我称两颗。”

我一边看着孩子，一边问：“小朋友，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我今年四岁了。”

“小朋友，真乖，这么小就知道帮爷爷卖菜了。”

我称赞着。

“是啊，这孩子可听话了。他爸妈出去打工了，一年也回不来两次，留下这孩子我们老两口照顾。春花生收完，我就种了两亩地的白菜，想着换两个零花钱，就拉城里来卖，这孩子非跟我来。谁知赶上今年大丰收，菜价又上不来，不好卖，大冷的天，让孩子受苦了。”老大爷一边给我称菜，一边絮叨着。

“两颗白菜，正好八块钱，您拿好咯。”老大爷把称好的白菜装袋，递给我。

我拿出十元钱，交给小男孩。“小朋友，剩下的不用找了，留着买糖吃。”我拎起白菜，就快步走了。

“小伙子，那怎么行，等一下，找你钱……”老大爷沙哑的声音被风吹散在寒冷的空气里。

“叔叔，找你的钱！”

我还没走多远，孩子就撵了上来，双手高高举着两元钱。

“爷爷说了，我们卖菜，公平公正，绝不多要一分钱！”

看着孩子认真的表情，望着老大爷坚定的目光，我忽然想到了什么。我拿出手机，快速地拍下这一幕，随即打开微信，认真地编辑起来，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一幕……

风仍在呼呼地刮着，抬头，不知何时，阳光已变得温暖起来。看着这个可爱的孩子，还有卖菜的老大爷，我的心头忽然涌入一股暖流，甜甜的……

## 冬趣

□曹化君

供暖两个星期了，取暖费还没有交，屋子里冷嗖嗖的。

我是故意拖延着不交的，冷着好呀，才热闹，有趣。

刺啦，妈妈划着一根火柴，点着手里的一小把麦秸，扔进柴火堆，噌地蹿出一尾红火苗。

咣啷，女孩扑进门来，扔掉书包，走向柴火堆，两只小手像鼠般从袖筒里钻出来，扎煞着，伸向红火苗，犹如两簇盛开的彼岸花。

妈妈拿起脚边的长木棍，捅进柴火堆，翻挑几下，红火苗忽忽往上蹿，漫过女孩的手，漫过女孩的脸，漫过了女孩的头发。

女孩跳蹦着，啊呀着，往后倒退两步，又围

上来，两只小手倒换着一下一下伸向红火苗，仿佛两只啄食米粒的小鸡仔。忽然又变了花样，抓挠着，旋转着，忽闪着，和红火苗跳着不知什么舞似的，哔哔剥剥的声响是背景音乐。

妈妈，我的手都出汗了，还有脚。

妈妈伸手刮一下女孩的鼻尖儿，粘了一手小水珠。

妈妈，地瓜烤好了么？

不等妈妈回答，女孩已跑进厨房，蹲在灶门前。

妈妈走过来，拿过女孩手里的铁钩子，把地瓜从锅底扒出来，捏捏，又扔进去，埋进暗火里。女孩急得在原地打转转，仿佛小花猫追逐自己的小尾巴。

妈妈，啥时候烤好？

妈妈，香气都冒出来了。

妈妈，我都闻见糊味了……

小馋猫，好了好了。

女孩揪下那搓褪了皮的挂着糖稀的烤地瓜，吹吹，放嘴里，满足地咽下去，再揪下一小块儿。地瓜的热气

还没有散尽的时候，女孩就吃完了，红艳艳的舌尖儿小蛇般绕嘴唇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意犹未尽地说，妈妈，明天烤俩儿。

吃罢晚饭，女孩又有了心事，跑到大门口，又跑回堂屋，搬起一个小板凳，又跑到大门口，把小板凳靠墙放地下，站上去，伸手拽下一个玉米棒，飞进堂屋。

妈妈，被窝都烫热了。

妈妈伸手撩开被窝，端出火盆，撤掉火烘子。女孩扎进被窝，把脚伸向放火盆的那片儿，真热，却一点儿不烫。

母亲拿起玉米棒，搓下一粒儿，放进火盆，埋进暗火里。女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盆，仿佛等待一场盛大的晚宴或狂欢。

妈妈，蹦出来了！又蹦出来一个！妈妈，蹦窗台上去！

妈妈又不是猴子。

女孩咯咯咯地笑，妈妈也乐得哈哈的，仿佛两朵璀璨的玉米花。

吃完了玉米花，女孩又有了心事。

妈妈，啥时下雪？

妈妈，您还给我堆个和去年一样的雪人儿。

妈妈，我还想听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……

雪粒儿终于耐不住女孩的念叨，唰唰啦啦落下来，转眼变成雪花儿，一朵一朵，忽东忽西地飘。女孩满院子追，一边唱：小雪花，飘在空中像朵花。小雪花，飘在窗上变窗花。小雪花，飘在手上不见了……

咣啷一声，大兴从大门走进来，咂巴咂巴嘴唇，问女孩，猜猜我吃的啥饭？女孩摇头，大兴说，烧雪球，啧，真香。

女孩急忙弯下身子，抓一把雪，抟成球，再抓一把，抟进雪球里，再抓一把，再抓一把，直到手拿不住了，女孩怀抱着大雪球跑进厨房。

姐姐走进来，好奇着走向女孩，看见锅底的雪球，笑傻了似的，眼泪都出来了，一边骂，傻瓜。女孩嘟起嘴说，大兴家晚上就吃的烧雪球，他说可香呢。姐姐更加起劲地笑，眼泪都出来了，一边骂，大傻瓜。女孩哇一声哭起来，妈妈，我的烧雪球不见了。妈妈牵起女孩的手，走，咱去堆雪人，女孩破涕为笑。

女孩围着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唱呀跳呀，突然跑向妈妈，王子啥时候来？话未出口又咽回去了。她觉得她就是白雪公主，等待王子从天而降，把她带到花团锦簇的王宫。

打爆米花喽——

楼下传来嗒嗒的脚步声和叽叽喳喳的人语声，突然哐啷一声，空气里飘荡着一股似曾相识的香味儿。

屋子里越来越冷，到底扛不住了，我拿过手机，扫码交费。

冬天的热闹和乐趣，在僻静的农家院落，在时光深处，在梦里。

